

我国首位获得国际安徒生奖提名的作家
包揽国内儿童文学重要奖项的作家
全部作品首次完整收录

孙幼军文集

第九卷

仙篮奇剑传（上）



北方联合出版传媒(集团)股份有限公司 春风文艺出版社

中国书画函授大学肇庆分校
肇庆分校建校二十周年纪念册
2002.10

孙幼军

中国作家协会会员
中国儿童文学研究会理事

《儿童文学》主编





我国首位获得国际安徒生奖提名的作家
包揽国内儿童文学重要奖项的作家
全部作品首次完整收录

孙幼军文集

第九卷

北方联合出版传媒(集团)股份有限公司
春风文艺出版社
· 沈 阳 ·

© 孙幼军 2015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孙幼军文集. 第九卷 / 孙幼军著. —沈阳: 春风文艺出版社, 2015. 1

ISBN 978-7-5313-4625-8

I. ①孙… II. ①孙… III. ①孙幼军—文集②儿童文学—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8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4)第073727号

北方联合出版传媒(集团)股份有限公司
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
地址: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25号 邮政编码: 110003

联系电话: 024—23284285

春风文艺出版社 网址: www.chinachunfeng.net

小布老虎编辑部 主页: xblh.chinachunfeng.net

E-mail: xiaobuhu1998@sina.com

沈阳天择彩色广告印刷股份有限公司印刷

幅面尺寸: 158mm×229mm

印 张: 15.5

字 数: 222千字

2015年1月第1版

2015年1月第1次印刷

责任编辑: 韩忠良 单瑛琪 王晓娣 责任校对: 赵丹彤

封面设计: 冯少玲

印制统筹: 刘 成

ISBN 978-7-5313-4625-8

定价: 25.00元

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

如有质量问题,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

联系电话: 024-24211683

目 录

- 003 / 第一回 病榻托孤 断肠难尽慈母泪
故宅挥鞭 巧智怎解舅娘心
- 010 / 第二回 相面有功 偏逢恶妇
骑马无术 反遭毒毆
- 017 / 第三回 金锁 卖小钱一贯
布衫 换大饼三十
- 023 / 第四回 旧地重游 触景忆旧日
新友相识 拜师遭新劫
- 033 / 第五回 绝处逢生 女童赠异果
仙境栖身 怪叟传仙诀
- 046 / 第六回 秃子 三寻知心友
彭元 初惩利爪鹰
- 056 / 第七回 惩恶人 巧用搬酒术
慰好友 欢宴聚仙楼
- 066 / 第八回 魏志 一怒生杀意
彭元 再惩利爪鹰
- 075 / 第九回 大将军 凶宅遭骚扰
小秃子 新居庆乔迁

- 085 / 第十回 凡人 获宝仙桃生大力
奇女 探宅利剑显神威
- 092 / 第十一回 春水秋水 一笔糊涂账
敌人友人 两文见分明
- 101 / 第十二回 虎狼性 靠心腹除心腹患
蛇蝎意 装无辜害无辜人
- 112 / 第十三回 复仇心切 鲁莽闯相府
助人情真 深夜访客居
- 123 / 第十四回 以德报怨 萧菱收徒弟
弄巧成拙 秃子惹事端
- 134 / 第十五回 荐桥集 彭元再卖剑
盈福巷 萧菱三试锋
- 148 / 第十六回 亲作仇 刘七打魏志
甜变辣 彭元戏小秃
- 158 / 第十七回 吴三刀 恶念滋新事
王先登 好心换驴肝
- 169 / 第十八回 施毒计 铁算盘夺店
设伏兵 彭公子候敌
- 180 / 第十九回 点金成石 彭元弄术
画地为牢 吴骥遭围
- 194 / 第二十回 武夫神仙 都作掌中玩物
鱼骨青蛙 俱成席上佳肴
- 209 / 第二十一回 酸秀才 穷途得异宝
假公子 酒肆获青龙
- 221 / 第二十二回 悲泣阵阵 喜得仇人头
欢语声声 犹有未酬志
- 232 / 第二十三回 侠士心肠 蒸肉包果众腹
顽童脾气 施小术揭骗局

仙篮奇剑传(上)

XIANLANQIJIANZHUAN(SHANG)

第一回 病榻托孤 断肠难尽慈母泪 故宅挥鞭 巧智怎解舅娘心

南宋绍兴年间，京城临安有个在朝做官的，姓彭名庶，字秋实，老家是浙江婺州苏溪。他是政和年间的进士，自打考中了，就离乡背井去做官，把祖上留下的三百亩水田，都交给妻子董氏的哥哥董安去经营。

这董安字思危，原在村里教村学，是个忠厚老实的人。头一年租子收齐，他就换成银子，要给彭秋实送去。

董安的老婆徐氏说：“你一年跑断腿，鞋底子也磨穿三五双了，这钱就白白地都送与他？”

董安说：“我们的吃穿花销，不是都用的这钱？为人不可贪心太重。”

徐氏冒火说：“我怎么‘贪心重’？还不是为了你们董家受用！”

徐氏吵吵嚷嚷，闹了一夜，董安也不理她，第二天早晨依然单身，把银子送到彭秋实任所去。彭秋实那时不过当了一个小小的县令，又清正廉明，日子并不宽裕，却无论如何也不肯收这钱。

董安无奈，只好又把银子带回家，对徐氏说：“这银子你好好

收藏着，万万不能动用。以后每年的都积攒起来，等他有急需时拿给他用。将来有了外甥，帮外甥成家立业；有了外甥女儿，就用来置办嫁妆。”

徐氏心中暗暗欢喜，心说：“我已生了两个儿子，他们夫妇却半个也没有，不只这年年的地租尽归我，那三百亩水田怕是也都要归我儿子了！”原先还不过这么想想，后来索性天天烧上一炷香，求玉皇大帝保佑董氏千万别生儿子。

光阴荏苒，一晃二十余年过去。不想就在彭秋实到京城任职的第二年，董氏竟生了一个胖小子。老年得子，乐坏了彭秋实。到了百日悬灯结彩，朝中的文武官员也纷纷前来祝贺。

他给儿子取个名字叫彭元，到小元五岁时就请了一位饱学的先生教他读书认字。那彭元虽然淘气，却聪明异常，凡先生教了一次的，就再也不忘，到十岁时，已经是诗书礼易、诸子百家倒背如流了。

董安之妻徐氏生了三个儿子，两个大的都已成家立业，小三儿生得迟，和小元是同岁，却不喜读书，整日嬉戏打闹。因那娃娃三岁上得了天花，徐氏对他越发娇纵，不许董安管教。徐氏把小三儿和小元一比，暗叹小三儿没出息。

就在彭元十二岁那年，彭秋实因同几个大臣反对丞相秦桧一味投降卖国，惹恼那奸相，被秦桧奏了一本，说他结党营私，诽谤朝廷。高宗闻奏大怒，把彭秋实的官职削了。彭秋实带着董氏和彭元回到故里，因为气恼郁闷，不到半年就死了。

董氏不久也染上重病，看看不行了，找了兄长董安到身边，对他说道：“你妹丈临终时留下话来，说那三百亩水田就交付与你，将来小元大了，也不必给他。他说他家祖上就有遗训，万事要靠自己闯，断不可依赖祖宗的产业，做个游手好闲之辈，一生不得出息。这里是房产地契，你都收好了……”

董氏说完，又喘着气抓住徐氏的手，流着泪说：“小元这孩子

还小，就托付给你了，好生看待他……我看你很喜欢这孩子，也就放心了……”

徐氏也哭着说：“我爱小元，实实胜过我们小三儿，你就放心地去吧！”

徐氏拉了小元到他母亲面前。彭元哭喊着叫妈妈，却不见回答。

董安料理完妹妹的丧事后，带着外甥彭元回家，跟徐氏商量道：“小元这孩子，正是读书的年纪，又聪明异常。我想给他请一位先生，就在家中教他。将来有了长进，考试得中，谋上一官半职，也算我们对得起他父母。我认识一位先生，学识最是渊博，明天就去邀他。倘他应允了，就让小元和三儿都拜了师。我想这两个孩子学业相差太多，也不便一起读，让先生单日教小元，双日就教三儿。”

等到先生来了，徐氏却关照先生说：要读书的只是董三，那彭元不过是个伴读，他已念过许多书，对他不必费心。

董安请来先生，就自去忙他自己的。他要经管房产土地，又喜爱琴棋书画，有时喝酒吟诗得晚了，就住在朋友家。家里事情，都由着徐氏指手画脚。

那董小三放纵惯了，一时怎么能坐下来读书？偏偏先生严厉，头一日教的，第二天要问，不会了就得吃板子。先生问他不会时，就问彭元。彭元对答如流，更显出他不济，那板子下得也越发狠。

董小三不会，又不愿去问彭元。这天，他想出个好办法。他在书房里先生的桌上坐下，拿起先生那条三寸来宽、足有二尺长的板子，敲着桌子说：“彭元，我来问你，这个‘关关雎鸠’，是什么意思？”

彭元说：“先生不是讲了吗？”

小三儿一拍板子说：“我便是先生，我问你哪！”

彭元只好说：“‘雎鸠’是鸟儿的名儿，‘关关’是鸟儿叫的

声音。这句是说，雌鸠‘关关’地叫着。”

小三儿一敲桌子，瞪起眼睛说：“一派胡言，孺子不可教也！鸟儿叫，我听得多了，怎么从没听过什么鸟儿‘关关’地叫？”

彭元想想倒也是，问他说：“那你说这句是什么意思呢？”

小三儿抹了一把鼻涕说：“这句呀？嗯，是说把鸟儿抓住，关到笼子里。那鸟儿不是叫‘雌鸠’吗？这就是‘关雌鸠’！”

彭元说：“两个‘关’呢，是‘关关雌鸠’！”

小三儿说：“两个？噢，对呀，关了两回！头一回，关了个公的。一想，不行！光是一个公的，配不上对儿呀，怎么养出小鸟儿来？这才又抓了个母的，长得还挺俊，就是那个‘窈窕淑女’，也关进笼子。这么着，笼子里的那个‘君子’，就有了‘好逑’啦！”

彭元问：“那‘在河之洲’呢？”

小三说：“‘在河之洲’怎么啦？那鸟儿本来就是在‘河之洲’逮住、关起来的。那雌鸠是水鸟，不在河之洲，在院子里逮得着吗？”

彭元听他讲得有些道理，就半信半疑。他原也不曾听过鸟儿“关关”地叫。

不想第二天先生一问，小三儿一答，先生气得胡子都翘了起来，再问小元，小元说，他也不曾听过鸟儿“关关”地叫。先生勃然大怒，让伸出手来，每人打了两板子。

小三儿下了课就去找母亲哭诉，说小元使坏，让他瞎胡说，被先生打了板子。徐氏一听，不由分说，跳上来一把揪住彭元的耳朵。彭元叫屈：“我也挨了板子！”

小三儿哭喊：“他打得轻，我打得重！”

徐氏对彭元说：“你使的坏，原该打你，可惜打得轻了，我替先生补上！”说着，揪着耳朵，将彭元的头用力往墙上撞了几下。

小三儿在一旁喊：“还要再撞两下！”

徐氏说：“就听我儿子的，再撞两下！”说着，又狠狠撞了两下。

彭元给撞得两眼发黑。倒也没哭，有心要跟小三儿评评理，见舅娘依旧满脸怒气，也就忍下了。

这事过后，彭元照旧陪伴小三儿读书，和他玩耍嬉戏，并不把撞头的事放在心上。

徐氏常支使彭元干些家务活计，乃至扫院子、担水。彭元虽年纪幼小，父母在世时也从未干过这些，但是在家时习学过些拳棒，力气还略有，倒也不以为苦。小三儿对此却大觉不满，有时正玩耍在兴头上，好生生一个游伴硬是拆走了。

这一天，小三儿问彭元：“你知道我娘什么时候不派你干活儿？”

彭元说：“伴你读书的时候。”

小三儿抹抹鼻涕说：“废话！你这傻瓜，这还看不出？我爹回家的时候哇！凡我爹爹在家，我娘都不让你干活儿！”

彭元想了想，点头说：“倒也是。这又怎么样呢？”

小三儿说：“我爹就看不见你干活儿呀！昨儿晚上，我听我爹对我娘念叨：‘小元这孩子，念书还是念得不错的，可就是有些纨绔子弟的习气。都这般大了，什么活儿也不肯伸伸手，想是在官府里当少爷当得惯了。我先时觉他没了爹娘可怜，也不让他干。现在看来，这样懒散下去，将来也就是个游手好闲之辈了！’”

彭元急问：“舅娘可讲了我做过许多事吗？”

小三儿说：“我娘什么也没说。你看，你干了那么些事，他丝毫也不知，岂不冤枉？”

彭元问：“依你呢？”

小三儿说：“我爹什么时候回来，你也找些活儿干，让他看见，也免得他再嫌你！”

彭元点头：“倒也说得是。”

恰巧当日董安回来了，又比往日到家得早。小元见舅父洗过脸，坐下来喝茶，就挑起空桶，到井边去打水。董安一见小元担着满满两大桶水摇摇晃晃走向厨房，不由得一怔，也不说话，转身进

了房门，用力一拍桌子说：“家里杂役，自有董升去做！小元这样小的孩子，你竟让他去担水，什么道理？”

徐氏情知瞒不住，又怕彭元讲出平日里打他的事，只好承认说：“倒也有些时候，让他做些事情。小孩子家淘气，怕他吃了饭去惹是生非，练练身子，也是好的。”

董安更加生气：“怎么不让你自己儿子也去这样‘练练身子’？”

轻易不发脾气的人一旦动了肝火，就不可收拾。徐氏深知他的秉性，这时也不敢再强词夺理。

彭元在外头听见舅舅大发雷霆，只吓得目瞪口呆。见小三儿忍笑捂住嘴从房里溜出来，彭元上去一把抓住，将他拖到院子外头，说道：“又是你闹鬼，瞎话儿编得就跟真的一样！舅父倒是几时讲过嫌我不干活儿的话？”

小三儿此时才哈哈地笑出声来，直笑得脸上的麻子坑儿个个都泛出红光。彭元心想：“你这家伙鬼主意真多，以后我倒要防备些个！”

次日早上董安出去了，徐氏收拾停当，吩咐说：“小三儿去先生那里上课，小元留下来，我有事要办。”

小三儿走后，徐氏把彭元叫到自己房里，命他解开衣裳，露出脊梁。徐氏在椅子上坐下来，笑嘻嘻地说：“你先看看我手里的是件什么东西。”

彭元抬头，见舅娘手里攥着老大的一根藤条，不由得脊梁上一阵发冷。徐氏慢条斯理地说：“这是新设的家法，今天拿你开开张。你先跪下，听着我说。”

彭元跪下。徐氏接着说：“你这小子生就的一副懒骨头，平日我不支使你，再不会自己动一动。昨日天都快黑了，一见你舅舅回来，你倒担起水桶，不是诚心挑着你舅舅发火？是谁把你教得这么坏？是你爹，还是你娘？你说！”

随着“你说”二字，藤条夹带着风声，“呼”一下子打了下来。彭元浑身一颤，背上早出现一条血印子，徐氏又接着数落：“自从你来到我们家，哪一点儿亏待你了？白给你吃，白给你穿，还花大钱请了先生教你读书。到底是什么地方对不起你了？你说！”

两藤条下去，彭元脑门子上冒出汗来。徐氏一连抽了十几下，说也说得累了，打也打得乏了，喘着气用藤条指着彭元说：“原该打三十，权且寄下十五，下次再打。你要敢在你舅舅面前泄露半个字，我就把你通身上下，抽下一层皮来，你可记住了？”

彭元含泪点头。

“我问你可记住了！”

彭元说：“记住了。”

舅舅回来，彭元也不敢声张，还要装作无事一般。到晚上脱衣时，内衣都被血粘在背上。趴在床上，又不敢哼出声来。半夜里忽然想起爹娘在世的情景，那泪流得像泉水一样，把枕头湿了一大片。

第二回 相面有功 偏逢恶妇 骑马无术 反遭毒殴

彭元自小得父亲、老师教诲，对长辈十分尊敬，对兄弟非常友爱。虽然常吃舅娘的苦头，心上并不记恨，只是有些怕她，总想躲开。他受了董三捉弄，反怪自己愚钝，心想：“我还比他大出两个月，怎么他一弄鬼，我就信了呢？要是三儿长我几岁，这样摆布，定不饶他。偏偏同庚，又小我两个月，论起来我是哥哥，凭着那个‘悌’字，也就无可奈何了！”

可惜那董三并不体谅彭元。彭元那次挨藤条以后，他虽也因小元没供出他去，挑了大拇指夸奖小元“义气”，却又从此认定小元软弱可欺，越发捉弄他。小三儿从小跟母亲形影不离，把徐氏那些无赖手段悉数学了去。近日听得多了，又学着徐氏的腔调，动辄说小元住了他家房，吃了他家饭。说吃了他家饭，小元无话可讲；说住了他家房，却有些不服气，对小三儿说：“这房原是我家的。我们从京城回来，父亲指给我看他小时跌破头的台阶，正是舅父舅母现在住的屋子。就是这书房，也是我父亲儿时读书的地方！”

小三儿说：“你扯谎！我一生下来，就在这院子里住！”

彭元说：“我不扯谎，不信，你问舅舅去！”

小三儿去问徐氏，徐氏说：“你别听他扯臊！咱们家，祖祖辈辈就在这里！”

话是这样说了，那徐氏心中却又惊又恼，立刻跑到董安那里去学舌。董安说：“这宅院原是妹丈家的。三儿不知，倒还罢了，你难道也不知？就该让三儿知道，我们原住在董家湾的。”

徐氏不肯罢休，三天两头儿来董安面前撺掇，还添油加醋说：“小元对三儿说，他们家还有三百亩水田，那地契暂且交了舅舅保管，等他大了，就都是他的！”

一来二去，说得董安也有些不快了，口中不言，心里暗想：“小小年纪，竟有这许多心计！看来徐氏也有些道理……”

渐渐地，他对彭元也不似先前那般喜爱了。

这一天下了课，小三儿又拉住彭元胡缠。小三儿说：“先生讲我不如你有出息，这可大错特错了！我娘说我是福相。你不妨仔细看看，给我说清楚，我怎么就是‘福相’！”

彭元无奈，只好仔细看了一会儿，说道：“鼻子就能看出有福气。你长的这叫‘朝天鼻’。凭你这鼻子，注定将来做高官去朝见天子。这是说大贵，还有大富。别人鼻子鼻孔朝下，就是有了些钱也留不住，都漏下去了。你的鼻孔朝上，有一文存下一文，有一贯存下一贯，就是有了万贯家财，也再不会漏下去的！”

小三儿欢喜，说道：“有这么一说！你再讲讲别的。”

彭元说：“大富大贵，这就全有了，别的也不消再讲。”

小三儿不依：“你再说说我耳朵！”

彭元就看看他耳朵，说道：“耳朵也不寻常，你这叫‘扇风耳朵’，立着。耳朵的上半截儿和下半截儿长得一样形状，一般大小，像个金元宝，因此，也叫‘元宝耳朵’。左边立着一个不说，右边还立着一个，正是‘左右逢元’——这‘元’，是‘元宝’的‘元’。倘用孟子的‘取之左右逢其源’，那‘源’，就是‘财源’的‘源’了！”